

四十年的天空

王绍荣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王绍荣，男，回族，1970年2月生。大理州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大理州委政法委员会，著有诗集《生命的晴空》、《四十岁的天空》。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四十岁的天空 / 王绍荣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222-10388-7

I. ①四… II. ①王…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8021号

责任编辑：高 专 胡 蓉

责任校对：胡 蓉

责任印制：陆卫华

书 名	四十岁的天空
作 者	王绍荣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网 址	www.ynpph.com.cn
邮 编	650034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9
字 数	90千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
印 刷	云南华达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978-7-222-10388-7
定 价	26.00 元



诗路心语：

我相信，诗歌的本意在于生活。一首有生命力的诗歌肯定是从某颗强健的心脏里流出来的，而通过这颗心脏的神经一定柔中有刚，刚柔相济。

一首诗的诞生让诗人痛苦，却也给诗人以世俗享乐之上的快慰和幸福。每一首诗的诞生，诗人自己也随着诞生一次。

质朴的语言，真挚的心灵是诗歌成功与感人的原因。在琐碎中表现人性的向上，在迷茫中吟唱生活的希望。

在诗歌的激励下，我愿变得开朗、勇敢、自信、飞扬，让我四十岁的天空飘出绚丽的彩虹。

題贈紹榮訪集の松歳の天宮

稻花志里在知音耳海

揚波午幅魚嶺山翠

翠千系古情 琴棋書畫

南詔城 不或心人生澹

泊志歷經風雨見光明

陳可之 二〇一二年 權



序一

用辛勤的汗水谱写绚丽的人生诗章

马建全

一位科学家曾经说过：“成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短短一句话，道出了成功的不易和求索的艰辛。

多年基层工作摸爬滚打的经历，让我始终对那些工作热忱、甘于奉献、乐于吃苦并有一定理想抱负的年轻同志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古语说得好：“有志者，事竟成。”这些青年同志，怀抱一腔热情，默默耕耘在自己平凡、艰辛的工作岗位，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在奉献中求索，在创造中进取。正所谓“苦心人，天不负。”默默的坚守和执著的拼搏，往往能给人带来丰厚的成果，成就平凡而绚丽的人生。

绍荣就是这样一个从艰苦的基层工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同志。1990年参加工作后，他服从组织安排，到浑源县历史文化重镇凤羽工作，先后从事过共青团、办公室等多个岗位的锻炼。后来，他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又被调往县政府办公室担任文秘信息工作，并在我身边工作了四年。与之朝夕相处，我觉得他为人耿直、舍得吃苦，同时又善于学习、乐于奉献、勤于笔耕，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再后来，他被组织提拔任用，任命为县畜牧局副局长，之后又经历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报总编、州委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等多个岗位。无论在哪个岗位工作，他始终干一行，爱一行。他热忱认真的敬业态度，扎实精细的文字功夫，不知疲倦的进取精神，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同事们

的较好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绍荣一向擅长于文字工作，多年的秘书、宣传及办公室岗位的磨炼，让他养成了勤于总结、勤于思考、勤于动笔的好习惯。他善于抓住工作要点，把握全局，用精妙的笔法写成一篇篇通讯文章、新闻报道或理论研究发表于各级报刊，解惑释疑，鼓舞士气，凝心聚力，营造氛围，对推动各个时期部门或党委、政府各项重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他善于总结工作经验，又常常热衷于民族文化的研究，在洱源县委宣传部工作期间，他曾主持编辑或参与编辑了《洱源之谜》、《梅乡洱源》、《洱源县建设民族文化大县论文集》、《洱源西山白族文化》（上、下）、《洱源县解放思想大讨论文集》、《洱源回族》、《文明花开洱海源》、《乳业腾飞洱海源》、《小街鸡鸣村史》、《小街回族村史》等多种书籍，抢救并挖掘了大量宝贵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资料。

特别是在我的倡导下，委托他主持编纂《洱源回族》一书的过程，资料缺乏、工作压力大、编辑队伍人员薄弱等成了工作中的主要困难，他身先士卒，主动担任一系列工作，亲自参与人物采访、素材收集、调查研究和文稿的撰写，形成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确保了该书得以按期刊印。整本书从多元角度的透视，注重对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并以其尊重历史、文化感染力强的特色，全面展现了生息繁衍在洱源县境内回族人民的历史、文化、习俗和现今的生活状况，并填补了洱源县境内无完整回族史料志书的空白，受到了许多读者和行家的一致好评。

2005年10月，绍荣走出了洱源县，工作调到州委政法委。来到州府工作，他更注重对工作经验的积累，积极发挥特长，团结同志，整合力量，紧紧围绕州委、州政府关于“建设平安大理、构建和谐白州、争创全国长安杯”的政法综治维稳工作目标要求，积极推进政法宣传和政法文化建设，连续几年编印《大理州政法工作论文集》，编纂了大型图文并茂书籍《大理政法》，为全面推进政法工作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财富。同时，他参与了《大理探索·政法三项工作专刊》、《中共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志（1978～2011）》等一些书刊的执行编辑工作。2011年州委政法委机关刊物《大理政法》期刊正式创刊，由他担任编辑部主任，不到一年时间把双月刊办得有声有色，唱响了平安和谐大理的主旋律，打好了政法综治维稳工作主动仗，营造了积极健康的政法工作文化氛围。

值得肯定的是，绍荣总是将满腔的热情奉献在工作之中，他始终将工作当作一种崇高的事业来追求。从参加工作至今，绍荣已在不同的岗位度过了人生之中最为宝贵的二十二个年头，从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小伙步入了不惑之年。因为工作的需要，同时也是组织的知人善用，绍荣一直以来都和文字打交道，然而不论身在何种岗位，又都从事什么工作，他从不表现出对职业的厌倦感，始终保持一名农家子弟朴实善良、奋发向上的本色，使工作常做常新。以一种高度的责任心和爱岗敬业的态度，在工作中顾大局，识大体，组织原则性强，正确把握人生航向。在州委政法委机关工作期间，他更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作风，认真工作，踏实

为人，无私奉献。并且注重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不断进行学习提高，他为人谦和、待人诚恳，办事公道正派，讲团结，顾大局，切实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团结同志一道搞好工作。同时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自重、自警、自省、自律，用出色的工作业绩表现出了自己对工作和事业的赤诚。

绍荣在单位是个称职的同志，在家也是一个孝顺的儿子。这一点是我尤为称道和提倡的。他孝敬父母亲，热爱家里的每一个成员。早年，家里依旧有许多困难和辛酸，但他总以一个男子汉的气概，坚强地扛起家庭的责任，逐步使家庭走出困境。他和睦邻里，时时关心家乡的发展。《礼记》中有言：“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作为一名公务员，他注重修身齐家，用良好的品行，让家人感到了由衷的温暖。

我知道，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绍荣一直钟爱文学创作。几十年间，他的作品不断见诸各种报刊，一首首诗歌，一篇篇短章散文，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抒发人生志向、表述生活感悟、讴歌美丽家园、歌颂和谐社会、赞美人间真情。他大量的诗歌作品，得到了读者的喜爱，也受到大理州知名作家张乃光老师的好评。事实上，在求学时期，绍荣就开始创作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诗歌、散文等各类文学作品，参加工作后，他并没有因为工作的繁忙和求索的艰辛而废弃了自己的心灵家园。时间的考验、阅历的丰富和知识的累积，更重要的是一直以来他对文学创作的坚持和执著，让他的创作变得更为纯熟和稳健，不论长诗短章，字里行间，总是真情流露，由衷体现了对祖国、对家乡、对事业、对亲人和对美好生活的无

限热爱，在大理州文学界颇受读者的青睐。

2008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绍荣个人诗集《生命的晴空》，当时我为书作序《点燃生命的火焰》，对其进行鼓励！

时隔四年，绍荣又将他近年在工作之余创作和发表的近百首诗歌作品汇集在一起，起名为《四十岁的天空》，即将交由出版社出版，当他将厚厚一迭打印稿送到我这里，并诚挚地邀我为之作序。忙碌之余阅完全书，在为他感到高兴的同时，心中也充满了一些感思。由于一直以来对文学创作的热爱，绍荣在此之前已正式出版过诗集《生命的晴空》，作品源于其内心深处的真实体悟，带着他对人生、对事业、对生活的深沉思考。而《四十岁的天空》，则是他在四十岁人生中更为深厚的人生感悟，从诗中可见，经历了工作的变化、年轮的更迭、生活的变迁、岁月的沧桑，绍荣的思想境界变得更加深邃、创作技法更加娴熟、人生感悟也更加独到，诗歌的思想意义同样也更加超越了曾经创作的一些文学作品。比如对待事业，他创作了《政法战线》、《木棉花》、《北国印象》等一些作品，从中可知他对政法工作的热爱，对和谐社会的赞美，同时反映出了自己作为一名政法干部，必须加强学习、提高素质的愿望；《春季》、《再吻稻香》、《遥望梅林》、《回到村庄》、《西湖之恋》表达的则是他对故土的眷恋，对家乡父老的敬爱；《纪实的挽歌》、《风口》、《孩子，别哭》抒发的是他对亲情的歌颂；《蝴蝶之恋》、《大理，神话般的家园》、《黑龙桥》等是对家乡大理的真情讴歌；《四十岁的天空》、《革命》、《时光》、《原本》等则是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爱情的诠释；尤其是我委托他为

大型梦幻剧《希夷之大理——望夫云》创作的长诗《永恒的传奇》极为精彩。

所有这一切，都是绍荣用不辍的笔耕和坚强的毅力谱写的美丽。“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在读完书稿之时，我想到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其诗《浪淘沙》中写过的励志名句。的确，绍荣一如既往的勤奋、执著和坚持，让他拥有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人生财富。真切地希望，辛勤的汗水在他的人生之中不断绽放出绚丽多彩的诗章。

是为序。

2012年仲夏于凤城书斋

（作者系中共大理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

序二

在真实之上流淌

张乃光

一脉清流，在石上流淌，这是我读王绍荣诗歌的第一直观感觉。一个人的诗歌竟然是以这样的意象直接进入我的头脑，无须归纳，无须总结——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似乎很少。

我想，这可能得之于他的诗歌所具有的个性。

在这本诗集之前，我就读过他的一些诗作。我真切地感觉到了绍荣诗歌中存在的一些基本元素，那就是明净，那就是真实，那就是充盈。

明净。这是最直观的，就像石头上清澈无瑕肆意流泻的清泉。绍荣的诗言，是属于很少杂质的那种。说具体一点，他的诗，是由五谷精心酿成的酒，而不是用来酿酒的五谷，具有诗歌语言的纯粹性。他的诗，特别是一些用情很深的诗，让我想起了读过的很多唐诗、宋词。我猜想，绍荣的语言感觉除了先天的禀赋外，恐怕还来自于后天的阅读——他的青少年时代一定读过不少古典的中国诗歌。

绍荣的诗作，读得较早且印象深刻的是《西湖之恋》。我被它所具有的那份纯真所打动。“纯”其实就是明净。他的诗，有如石上之水，率性而流，随势造形，是一种不假雕饰的真情流露。绍荣的诗歌是柔软的，柔软如水，正因为如此，当它像流水一样从心底流过时，会无意中触动了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你是在水一方的佳人 / 在彩云之南在高原之上 / 你把白族民歌唱得亮了又

亮 / 用溪流岛屿芦苇村庄 / 纺织了西施一样宜人的西湖 / 山是唐诗堆砌的风屏 / 水是宋词流动的神韵 / 风景是哪方仙人的神来之作 / 炊烟袅袅鹭鸶翱翔 / 木船在水中跳动醉人的探戈…… / 我们荡漾木舟吹亮炽热的炭火 / 品尝一锅鲜美的湖水煮湖鱼 / 喝一点低度的梅子酒 / 趁夜色朦胧穿梭芦苇荡……”相信到过洱源西湖的人，读到这样的诗句，会有一种不胜惊喜与莫名其妙的感觉，它无意之间触动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潜藏着的那份诗情。

后来，我再读到了他的很多诗作，我一如既往地被他诗歌中的那份明净所打动。这是一种柔软如水的明净。后来，当有人向我打听绍荣的身份时，我才蓦然间惊觉，此时的绍荣已不是昔日的绍荣，他的角色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由原来的一介文人（县报总编）转而变成了一名政法干部（州政法委办公室主任），似乎应该是与柔软无缘了。然而，当我再一次又一次阅读他的新作，不由得惊诧地发现：绍荣诗歌中的明净仍然未变，他诗歌中的“柔”一直不变。他的“柔”并不与“弱”相连，而是如那虽柔却韧的水，绕石而流，让石留痕，绕心而流，让心流泪。读他发表在2010年第八期《大理文化》的组诗《唱给大理的歌》，诗中缠绵流连的苍洱依恋之情让我心扉摇动，久久不能自己，诗人对故乡大理的热爱，以明净如水的语言真情道出，如温婉的丝丝缕缕水流拂动着人心；再一次感到了他的身份虽然已由“文”向“武”转变，但作为一个诗人的情愫始终未变，他的心境与诗境，一直保持着“明净”的那种境界。

真实。我想，绍荣的诗，能够写到明净如石上之水，恐怕与

他抒发的感情所具有的真实性有关。他所写之诗，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他似乎是不屑于为表达情感而去玩弄“技巧”的。他自信于自己情感的真诚足以打动人。正如他在《原本》一诗中所宣称的那样：“我原本可以成为诗人 / 可以写几首洛阳纸贵的诗 / 换来油盐柴米 / 养家糊口 / 我即使多么贫穷 / 也决不无病呻吟哗众取宠 / 把真诚的文字复制到蔚蓝的天空 / 照亮人们的眼睛”。在大理，像这样的本色写作者，应该说还有一些，他们散居在基层，不为人所理解，有的人甚至被认为落伍，时间自会证明他们的价值。

我这样说，丝毫没有否认诗歌需要技巧的意思。因为，好的诗歌，总是以纯真的情感打动人的，这应该是诗歌的基本质地，内容决定形式，内容始终是第一位的。天然去雕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只有那些情感虚假的诗歌，才需要拼命借助“技巧”来伪装、粉饰自己。绍荣在2011年第九期《大理文化》上发表的组诗《写给我乡下的母亲》，所抒发的对母亲的情感，相信每一位人子，读了都会受到触发，受到感动。这首组诗，以《病中》、《坟地》、《坚持》、《院落》，写了一个儿子对母亲刻骨铭心的爱和思念。“母亲，您在病中 / 空气中弥漫着悲伤 / 发绿的叶脉噙着晶莹的泪珠 / 布谷在季节深处低沉地哀鸣 / 它们代表着我的忧愁……”（《病中》）“我们去看坟地 / 母亲，为您的后事作准备 / 坟地上长满青青的草 / 艳丽的野花在空气中传播芬芳 / 世界充满朝气 / 您生命的春天却在岁月里流失……”（《坟地》）“母亲，这群蜜蜂在您生前就来院落安家 / 您去了它们依然忠诚地守卫着家园 / 如今秋天到了蜂蜜熟了 / 选择一个月光如水桂花飘香

的夜晚您回来吧 / 我们一起品尝蜂蜜 / 这是院落的盛产您生前的至爱啊”（《院落》），读这些看似平易的诗句，它所写的东西也是那么普通，但我眼中却时时含着泪水，我想，这是它真实的品格打动了我的缘故。

正是真实，决定了绍荣诗歌作品的明净。我想，这种明净是伪装不出来的。在绍荣写的很多诗歌作品中，这样的诗作比比皆是。如他为《希夷之大理——望夫云》所写的长诗《永恒的传奇》，我原以为不过是一时应景之作，但当我的目光一落到他的诗句上时，就被他真挚的情感所打动，所吸引了。绍荣以别具的审美眼光和独到的情感方式，重新解读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望夫云》传说故事。作为叙述者，他是进入到人物内心，用自己的情感在演绎这一古老故事的。“我这只海里的石骡子已沉淀千年 / 千年的忠贞之魂把我幻化成海洋之心 / 我的爱是苍山上空瑰丽奇幻的望夫云 / 穿越时空 倒流时光 / 让世世代代的白族子女 / 在苍山洱海间传唱永恒的传奇……”长诗的一开始，作者就以这样充沛着情感的语言先声夺人，让人不得不在受到感染的同时进入故事。真实的力量是巨大的。

充盈。绍荣的诗，充满了充盈的意象。就像一条清溪，每一粒水滴都饱满而晶莹。他的诗，写的都是日常风景，有的甚至是乡下最普通不过的事物，但读来却令人感到时有璀璨之光闪现。这恐怕与进入他诗中的词汇，都是原初意义的词汇，山就是山，湖就是湖，鸟就是鸟，树就是树，泉就是泉，很少与象征意义有关。按照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观点，任何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

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状等外部形态和原始含义，“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概念和引申意义。当人类每一次看到大海，发出“嗨”的惊叹声音时，“海”这个词便产生了，这个“海”是具象的。“能指”是等于“所指”的。而当这些“能指”和“所指”相统一的词汇，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时，词的意义反而钝化了。太阳可能象征的是领袖，大海可能象征的是心灵。在象征色彩浓厚的诗歌中，我们很难像感受一滴露水的充盈那样去感受诗歌中出现的词汇了。这不能不说是现代诗歌的某种悲哀。

由于绍荣执著于对自我情感的表达，他的诗确实不需要象征。他需要的是用一种不使感情失真的明净的语言来抒发，来表达，来实现他的诗歌目的。例如他写于久旱之后的《终于》：“终于在这五月的立夏时节 / 苍山上空乌云密布 / 洱海亮开嗓子吹起风雨号角 / 风城的所有建筑伸长了头颈 / 它们干枯的身躯渴望天籁的沐浴 / 起风了 打雷了 / 朋友的短信像闪电一样到来 / 多少天 多少夜 / 我们企盼的瓢泼大雨就要到来 / 天空已向大地闪示滋润的绿灯 // 我们的心跳像发射火箭一样加快……”，读这样的诗，风就是风，雷就是雷，雨就是雨，充盈而饱满，不赋予象征意义，因此读起来不需要猜想。相信读者会喜欢这样具有原初本色的语言表达。

对于绍荣的新诗集《四十岁的天空》，我是在激动而欣喜的状态下一口气读完的，读来毫不费力，却诗意满腹。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想绍荣一定是个气质华贵而少俗气的人，虽然他已进入四十岁——这是一个很容易失去纯真的年纪。

在这本诗集即将付梓之际，受绍荣之邀，在清明迟到的纷纷细雨中写下这篇序。最好的阅读应该是作品本身。相信读者读过这本诗集，能同意我序中的一些观点，我就感到莫大的喜悦和满足了。

2012年4月6日于灯下

（作者系大理州原作协主席、著名白族作家）